

浅论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

A Brief Study of the Practical Wisdom in YAN Yuan's (1635–1704) Pragmatic Thought

จักรพงษ์ ชดช้อย¹

Jakkapong CHODCHOY

泰国东亚大学人文学院

School of Liberal Arts, Eastern Asia University, Thailand

best8923@hotmail.com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2010972>

摘要 颜元（1635–1704）是清代初期的实学思想家，其核心思想学说是务期实用而经世致用，以期实现内圣外王的统一。透过亚里士多德所论的实践智慧，本文探究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概念之内涵及其实践活动两大面向。研究结果表明，颜元实学具备四个显著特点：实践性、战斗性、平民性及民族性。然而，由于颜元只是片面关注理性具体思维和感性直接经验的知识，其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仅倾向于人类个体性，未能发展到人类社会性和人类命运性。虽然颜元实学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时代，但其实践智慧仍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对于人生意义的探讨具有当代价值。

关键词 颜元；实学；实践智慧

Abstract Yan Yuan (1635–1704) was a thinker of the pragmatic empirical school of the early Qing China (1644–1911). The core concept of his thought is that practices for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benefitting the people should be for achieving unity of the “inner sagehood and outer rulership”.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 of Aristotle's (384–322 BC) practical wisdom, this paper is mainly discussing two parts: th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al wisdom, and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practical wisdom in Yan Yuan's pragmatic thought.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Yan's pragmatic thought has four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ity, militancy, plebeianis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Yan Yuan only focused on knowledge derived from concrete rational thinking and direct sensory experiences. Therefore, his practical wisdom limited his practices to the personal realm, meaning they were ultimately unable to develop into the social or human realms. Although Yan Yuan's pragmatic empirical school was formed during the period of feudalism in China, there still exists universal value in his practical wisdom, and it has contemporary value for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life.

Keywords YAN Yuan (1635–1704); Pragmatic empirical school; Practical wisdom

引言

中国传统思想代表着中国人对所处的世界与自身的理解和把握，本质上是人生实践的学问，其学问的根本内容就是教导实践者如何修养身心并造福社会以国泰民安的实践智慧问题，同时

收稿日期：2025-09-30；修改日期：2026-01-07；录用日期：2026-01-29

作者简介：¹ จักรพงษ์ ชดช้อย, Jakkapong CHODCHOY（卢志东），泰国东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这一实践智慧问题也论证了修己治人之道的道德标准与圣贤理想的存在。之所以儒者们一直都在关注此实践智慧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对实践智慧的关注点就是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贯穿传统儒学经世济民的最高宗旨，成为儒者们必须深入研究的思想焦点，影响到明清之际的儒家实学思潮，颜元也不例外。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清初北方名儒、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初因其父颜昶曾经被蠡县一位朱姓小官吏收为养子，颜元生在朱家，遂姓朱，初名朱邦良。当朱邦良四岁时，父亲因常受朱氏虐待，不堪忍受而从军去关东，从此音耗断绝。直到朱邦良十二岁时，母亲王氏改嫁，他只好贫居乡村，终身靠耕田灌园、行医卖药、教授学徒维持生活，未入仕途。后自知身世，认祖归宗，复为颜氏，改今名。五十岁时，颜元远赴关东寻父之踪，百计觅骨归葬。五十七岁时，他告别亲友，南游中州，拜访诸儒，论学辩道，沿途宣扬个人思想立场与学术观点，回归孔孟正学。晚年颜元应聘主讲肥乡漳南书院，厘定规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规模甚宏，生徒众多。不久，旋因水害，书院淹没，乃辞归，乡居八年而卒，享年七十岁（赵尔巽等，1977）。

颜元一生强调实践者必务期实用而经世致用。务期实用、经世致用，都代表实学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384–322 BC）看来是人类实际行动的智能，旨在通过做合德性的事而成为有德性的人（Aristotle, 1893）。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对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进行研究，如许宁（2020）主张颜元是批判实学的代表，认为其实践智慧有五个主要特点：以正显伪、以破为立、以动济静、以实药空、以苦为乐；程艳芳与刘道岭（2025）指出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植根于习行的道德思想，它主要由道德本体的实践回归、价值实现的经世载体、道德实践的内在动力及工夫论的实践转向组成。无论是许宁的学术观点还是程艳芳等的学术观点，都尚未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提到颜元实学思想中的精神实质与儒学的普世价值，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来看，最值得讨论的话题就是颜元实学思想中的精神实质如何倡导儒学的普世价值，坚持面向世界性哲学思想，体会到人生智慧，以是本文的选题理由自此开始。

为了深刻理解颜元实学思想中的精神实质并积极推行儒学的普世价值，本文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重新梳理颜元实学思想，系统论述其概念内涵与实践活动，然后以实践智慧来分析颜元实学思想的特点及不足之处，并做出对其思想的评价，最后探讨颜元实学在世界性哲学思想视野下的儒学普世价值，展示出其人生意义与当今启示。

一、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概念之内涵

实践智慧自古以来便是有许多哲学家纷纷讨论的主题，是指人类通过行动、经验和技能对事物本质的直接意识，包含个人活动、社会活动及人类活动，沟通了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

变世界的内在趋向。通常而言,实践智慧由实践、德性和理性构成,此三者皆是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实践是德性来源和理性经验的实现过程,德性是理性判断和实践动力的道德依据,理性是实践指导和德性意识的思维智能。可见,实践智慧乃是一种理智德性的实践能力,它为实践者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形成理论性追问和实践性关切的统一观念,展现出世界与人类自身的密切联系(Aristotle, 1893)。

颜元认为凡做一事都要着重于实践。“实践”一词仅在《颜元集》中出现了三次:一者“躬习实践”;二者“身习而实践之”;三者“实践忠孝,笃行仁义”(颜元,1987:94、49、154)。可据此三者理解,实践概念在颜元实学思想中是生产活动,也是道德活动。而陈山榜与邓子平(2009)指出颜元所主张的实践概念包含着三个含义:一者获知的手段;二者认知的目的;三者检知的标准。获知的手段是指实践者须要通过理性认识和感性经验去联系真实事物,竭力实践获取真知;认知的目的是指实践者须要不断扩展道德、知识,精进修炼实德实才,满足于国家社会的需要,实现仁政德治的高远理想,掌握客观道德政治真理;检知的标准是指实践者须要以实践来考察和验证知识、本领,显示出德性和理性的必然关系,凝结了生活实践与政治改良合为一体的人生智慧。不宁唯是,颜元所提出的实践概念还指导实践者正确地认识世界,客观规律性地解释世界,有效地改变世界。由此观之,其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概念本质上倾向唯物论观点,不可离开人伦日用所在的生活世界。

回顾颜元出生的明末时代,当时朝政危机四伏,内忧外患陡然加剧,局势动荡不安,亡国之象已现,但社会生产力仍在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资本主义萌芽逐步生长,工商业城镇繁荣,新兴市民阶层日渐庞大,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学术文化上,宋明理学依然普遍盛行,占据主导地位,扩大到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趋于平民化。后来明朝覆灭,满族入关而正式建立清朝,诸多儒者将明亡教训归因于宋明理学,批评其引导士人反其道而行之,半日读书作诗,空谈义理,半日静坐冥想,穷理居敬,忽略了实用于天下之事,结果造就了懦弱无能而百无一用的人才,误天下后世,均为无用之说,造成学风空疏不实局面(Chodchoy, 2023: 147-149)。显然,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在实学风气形成中带有强烈的求实倾向和救亡色彩,其目的侧重于经世致用。

作为一位亲历到天下大乱,深受国破家亡之痛而本有济世之大志的儒者,颜元激烈批判宋明理学所提出的实践工夫空疏流弊,故言“盖闭目静坐、读、讲、著述之学,见到处俱同镜花水月”;又言“虽致良知者见吾心真足以统万物,主敬、著、读者认吾学真足以达万理,终是画饼望梅”(颜元,1987:493)。他以实践工夫来严厉抨击宋明理学的世界观是文墨世界,提出实学的世界观是事物世界,主张“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颜元,1987:673)。实践工夫是超凡入圣的坚实基础,又是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经世途径,故而实践者必须按照实践工夫来判断事物之对错、实虚,精通实用技艺学问,把天下之事与劳动生产联系起

来，担负起经世济民之社会重任，为群众着力解决民生疾苦问题，为国家发展繁荣而不懈努力，为民族复兴伟业而奋勇前进，如此便可称得起“实才实德之士”“转世之人”（颜元，1987：627、404）。我们可以说此所谓的实才实德之士、转世之人是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真正体现，亦是颜元实学思想中实践智慧的独特象征。与此同时，其实践智慧不但是以民众生命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学术思想概念，还深刻蕴含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特质，树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相辅相承、互为一体的远大理想，贯串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智慧实践。

总而言之，为了以事物世界来克服文墨世界，颜元将实践概念定义为务期实用而经世致用的实践品质，认为宋明理学所主张的读书作诗、空谈义理、静坐冥想及穷理居敬都不能让实践者修持到人生的至高境界。唯有实践工夫，才能让实践者了解获知的手段、认知的目的及检知的标准，亦能让实践者以理性认识和感性经验来接触并理解事物世界，将德性与事功并建，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经世人才，汇聚起人民安宁、国家稳定、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达成天下大治的终极目标。我们从上述颜元实学思想中可以体会到其实践智慧弘扬以天下为己任，以弘济苍生为心的人文情怀，还对儒学的实践概念具有指导意义。

二、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是指在意识指导下行动的过程，它使得实践者具备正确的行为，给实践者带来至高无上的善，懂得如何享受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提出实践活动有三个阶段：一者寻求善的目的，在具体处境中对真实状况、真实条件和真实要求进行考虑，依靠经验作出正确判断；二者选择最适当的人、最适当的过程、最适当的时间、最适当的理由、最适当的方式去实现善目的；三者正确把握具体事实，此故谓之真正的行为（Aristotle, 1893），因而实践活动就是寻求至善的手段，代表着对生活目标的有效途径，体现出智者的实践精神实质和人生要义。

中国传统思想不是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严谨理论，而是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反省、体悟、体验的生命学问，此生命学问基本上须要探究心性论。心性论在儒家生命学问中即为人格修养的基本出发点，主要探讨道德基础和内在精神的理论依据。颜元认为人心中的性、情、才皆是纯然一善的根本所在，而一切的恶都由引蔽习染而来（陈山榜，2004：31-32），“心之理曰性，性之动曰情，性之力曰才”，“祸始于引蔽，成于习染”（颜元，1987：757、29）。性即为“心之理”，是指会抑制情、会指导情、会衡量情的道德准则，也是指人体的机能，还是指人类的心理机能；情即为“性之动”，是指性的外在表现和依靠，也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感情；才即为“性之力”，是指性的功用，也是指人类对事物的感觉和思维能力（孙叔平，1981：351）。只有躬行实践，实践者不但会去除其习染并保持内心中的性、情、才纯善无恶，而且还得到实际有用的知识，通达事物之理，正所谓“手格其物而后知至”（颜元，

1987: 159)。

所谓的格物学说,即儒家内圣外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指探究天地万物之理而获取知识、启智增慧的生命发展过程,其最终目标就是推行内圣外王。颜元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来解释“格”一字为亲自动手反复去做,“‘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颜元,1987: 491),又解释“物”一字为客观实际存在的具体事物和认识规律、道理的对象,乃是人类所认识的基础和根据(朱义禄,2006: 44),“‘知’无体,以物为体,犹之目无体,以形色为体也。故人目虽明,非视黑视白,明无由用也。人心虽灵,非玩东玩西,灵无由施也”(颜元,1987: 159)。凡每事皆有理,理在事中,“凡天下之人,天下之政,天下之事,未有外于物者也”(颜元,1987: 555),实践者务须在格物求理的过程中用感觉和思维能力去实习实行,接触真实事物,然后人体的感官和思维便对客观外界的感觉起着德性与闻见相交接的作用,形成从感性直接经验发源的真知,清醒明辨是非对错。所以颜元实学对格物学说的理解含有理性认识与感性经验相结合的性质,表现为主动性、能动性。

为了让实践者充分彰显自己的卓越才智,为国家与社会建功立业,造福生民,成就千百事功,颜元强调实践活动必须依靠实事求是,这个实事求是的含义就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根本要求,也就是实学认识论的基本点,因此孙叔平(1981)将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活动总结为两个基本思想方法:一者务期;二者习行。

务期是指反对宋明理学学术空洞无物,不切实用的实践途径。颜元指出务期是学习尧、舜之三事的具体学问,即正德、利用、厚生(颜元,1987: 163)。正德是指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利用是指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厚生是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颜元,1987: 109)。务期让实践者切身实际,取得技艺之长,致一事之用,明晓事物之理。即使不兼顾一切技艺,只要务实不务虚,专一事终身不改,实践者也就会成为圣贤,“如六艺不能兼,终身止精一艺可也”;“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试观虞廷五臣,只各专一事终身不改,便是圣”(颜元,1987: 54、667)。由是观之,务期在颜元实学思想中不是死守古圣先贤旧学的实践方法,而是讲求实际、实效、实用的进步思想途径(Chodchoy, 2023: 151)。

习行是指以反映论来克服宋明理学先验论的实践方法。在学术界上,有很多学者各抒己见,如任继愈(2004)指出习行含有两种意义:一者践履;二者实用;侯外庐(1956)指出习行含有六种意义:一者实践;二者证验;三者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四者自强不息;五者运动发展;六者功用。显而易见,习行的意义范围很广泛,还对实践者很有益处,“健人筋骨,和人气血,调人情性,长人神志。一时习行,受一时之福;一日习行,受一日之福。一人习之,锡福一人;一家习之,锡福一家;一国天下皆然”(颜元,1987: 693)。从儒学修己治人的理论上来看,习行使实践者获得全面发展,享有幸福生活,促进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精神,

家事成就，国家繁荣，天下太平。

由以上所论得出，虽然颜元极力提倡人心纯粹至善，但不是每个人都不会再行恶，因而实践者在实践活动阶段中不能选择履行中道去除其习染，而只能面对私欲和物欲主动改善，学有所用，动手实做，精习技艺，有亲身体验，有目睹与耳闻，直接经验一番，将真知致力于经世致用、造福苍生，自内圣达致外王。我们毫不怀疑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活动实质上是务期实用而经世致用，此所谓的务期实用和经世致用都代表着颜元实学思想中的特殊性质，成为儒者终其一生立志实践的智慧精髓，这就是颜元实学为儒学的认识论发展作出前无古人的伟大贡献。

三、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之分析与评价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寻求并把握至善的重要概念。此概念不但涉及到人类个体性、人类社会性及人类性的实践范畴，也指导实践者要通过明智考虑和理性慎思去检验真理，做出相应的行动，缓解百姓苦难，扭转社会风气，引导人向善。在儒学看来，实践智慧主要以德性为实践基础，以修身成己为实践途径，以知行观为实践准则，以成物之道为实践判断（陈来，2014：36）。那么，颜元所定义和实践智慧就是涵养德性，躬身践履，推己及人，道济天下的实现活动。据此看来，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纵然浅显易晓，实质上亦包含精神人文主义，推进智慧实践。

洪汉鼎（1997）认为实践智慧具有五个根本特征：一者实践智慧的对象是可变的；二者实践智慧的本质是一种不同于生产的行动；三者实践智慧的目的是避恶行善；四者实践智慧中的思考只针对对实践者总体生活有益的事情；五者实践智慧中的知识非仅限于普遍性知识，还包括着特殊知识，也要依靠行动的经验事实。根据洪汉鼎所论的这五个根本特征，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本质上是传统儒学修己治人学说的现实行动与日常生活劳动，此现实行动和日常生活劳动针对于认识对象，而认识的对象是可以改变的。颜元指出认识的对象就是具体的客观事物，这种具体的客观事物在现实行动和日常生活劳动中产生了普遍性知识和特殊知识，然则普遍性知识和特殊知识皆须通过个人经验事实浑然天成，造命回天，主宰气运，故此其实践智慧的目的不只是为善去恶，而且还是指向对人类现实生活很有益的理想目标，加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拯救濒临危亡的国家民族，完善人伦日用，推而及于天下，把内圣和外王归于统一。这表明颜元实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承并守护古圣先贤的精神命脉，其实践智慧意味着儒学必当直面现实生活世界，必当正视关注现实人生的根本特征，具备了实践性、战斗性、平民性及民族性（陈山榜、邓子平，2009）。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实践智慧中的最核心概念，从人类个体性、人类社会性和人类生命性的不同本质层次上表现为人类与实践智慧之间都存在着共同生活现实的依赖关系，汇融了实践之善和实践之真，指引探索社会发展规律，造就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发展人类生命本质，

追求人类从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田海平，2018）。虽然颜元完全批判宋明理学所造成的空疏学风，以务期实用和经世致用为精华和内核，力求实践之真善一以贯之，然而因为他以德性来统知识，而此知识范畴仅局限于理性具体思维和感性直接经验，进而吸收宋明理学思想世界的思维形式和推论方法，结果便是其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不能通过理性抽象思维和感性间接经验来提升知行关系的发展理论，不能达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最后实践者只能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并无法突破封建社会秩序的藩篱，又无法深刻改造客观世界，更无法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因而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只能倾向于人类个人性，但不能发展到人类社会性和人类命运性。

无论如何客观分析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的特点及其不足之处，我们都体会到它肯定存在着普世价值。所谓的普世价值在世界性哲学思想中是指人类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亦是指主和客体在认识、实践中达到的统一理想对象，既具有超历史、超时代、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又具有普遍适用性（陈积敏，2021）。其中，颜元实学的实践智慧中的普世价值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球化特征，其全球化特征反映出全人类共同价值、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引起当今世人广泛关注。为了让颜元实学思想推动儒学走向世界，我们应当向当今世人阐释推介颜元实学的思想宗旨，通过实践智慧将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工夫与世界性哲学思想进行彼此的互动与交流，领会其实践智慧对当今社会的精神实质，以便当今世人在社会上意识到儒学的普世价值。儒学的普世价值始于实践工夫，终于为圣为贤。为圣为贤是实践工夫的远大人生目标，而实践工夫也就是确保人人皆可成圣的行动手段。只须以实践工夫来检验实绩、实效，此实绩、实效便会令实践者觉醒起来，德性纯善，聪明才智，通达明理，建立功勋，生民蒙福，万物得育，天地得位，成为实用人才。实用人才在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时代潮流中是儒者所向往、追求的圣贤典范，这种理想人格典范的基本要求不是为全体大用之虚，而是为一端一节之实，倘若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最终便一定会极致圣学之道。尽管颜元尊奉儒学传统圣学之道，但是其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却顺应了务实学风的时代呼唤，彰显出普适的、永恒的价值观念，突破超越历史、超越时代及超越阶级的意识形态局限，适应当今社会发展不断更新和改进的真正需求。

自颜元去世后，他受到很多后代学者的积极评价，如梁启超（1926）评价颜元“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钱穆（1937）评价颜元为“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侯外庐（1956）评价颜元“是中国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的一支异军”，又评价为“颜元的经世思想，首重民生的福利，和近代西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市民阶级思想是相似的”。这些高度评价固然肯定了颜元学术思想界占有卓然奋力、独树一帜的地位，但亦远离他本人所关注的问题视角。实则，颜元实学一方面是守护儒学价值传统的思想学派，对清代儒学发展史

产生了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具有多元化、开放性及包容性，其特性致使颜元实学推动儒家思想发展到世界性哲学思想，这体现出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从古至今一直都对实践者的现实生活具有世界性意义。研究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不只是把不同社会形态来比较和评价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念，而是须要深入了解其实践智慧如何立足儒家思想去面向世界性哲学思想，鼓励当今世人必皆务期实用而经世致用，成为最高之人格典型。

随着中国哲学向世界性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作为一位注重实践智慧的实学大儒，颜元大力提倡实践者务必通过现实情怀承担起个人主体对整体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人类个体性、人类社会性和人类生命性的命运紧密相连，成就个体的实德实才，安定国家社会，关切人类解放，以期求得民众的美好生活。因此，我们必须发扬颜元实学思想中的实践智慧精神，以实践工夫来充分挖掘出经世致用、利济苍生的真正内涵，展现出儒学最高尚境界的普世价值追求，突显出其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揭示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 Aristotle. (1893). *The Nich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 陈来. (2014). 论儒家的实践智慧. *哲学研究*, (8), 36–41.
- 陈积敏. (2021). 西方“普世价值”的逻辑与困境. *和平与发展*, (2), 51–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6241.2021.02.004>.
- 陈山榜, 邓子平. (2009). *颜元评传*. 河北教育出版社.
- 陈山榜. (2004). 颜元人性论探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6(5), 29–35.
- 程艳芳, 刘道岭. (2025). 实践哲学视野下颜元道德思想的体系构建与燕赵血脉传承.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41(4), 95–99, 105.
- Chodchoy, J. (2023). Pragmatism: A study of the practices in Yan Yuan's pragmatic thought. *Journal of Sinology*, 17(1), 145–153. <https://journals.mfu.ac.th/jsino/article/view/79>
- 洪汉鼎. (1997). 论实践智慧. *北京社会科学*, (3), 4–12.
- 侯外庐. (1956).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
- 梁启超. (1926).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上海民志书店.
- 钱穆.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商务印书馆.
- 任继愈. (2004). *中国哲学史(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 孙叔平. (1981). *中国哲学史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田海平. (2018). “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 (3), 4–25.
- 许宁. (2020). 批判实学发微: 颜元哲学的精神旨归. *东岳论丛*, (7), 78–84.
- 颜元. (1987). *颜元集*. 中华书局.
- 杨国荣. (2012). 论实践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 (4), 4–22.
- 赵尔巽, 柯劭忞, 夏孙桐等. (1977). *清史稿*. 中华书局.
- 朱义禄. (2006). *颜元李塉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夏翼)